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濫藥難得同情

喜劇巨匠周星馳在電影《少林足球》有經典的台詞：「做人如果無夢想，咁咗條鹹魚有乜分別呢？」人生在世，誰不渴望能夠在某些領域出人頭地、有所成就？這叫做「理想」(Ideal)。比理想難得多的有「夢想」(Dream)，難到近乎不可能的有「幻想」(Fantasy)。成功者是「夢幻成真」，失敗者是「做白日夢」、「不切實際」等等。理想、夢想、幻想都是當事人在朝思暮念尚未發生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想得太多會出現情緒問題(病)、心理問題(病)、精神問題(病)。不過，在事未成之前「胡思亂想」一番，亦不失為緩解慾求未滿足的好辦法。

精神分裂(要政治正確就說是「感覺失調」)有3大症狀，是「幻覺」(Hallucinations)、「妄想」(Delusions)和「思維障礙」(Thought disorder)。「思維障礙」，大概就是街坊理解的「竊線」或「發神經」了，此中不一定涉及暴力。幻想與幻覺可以只一線之隔，幻想與妄想亦然。妄想不成，就叫「癡心妄想」……

近日有兩位年幼兒童誤食家中的「大麻產品」而要送到醫院急救，尚幸已無大礙。抽大麻在某些國家或地區完全合法，香港則仍定義為「毒品」。吸食大麻已被確認為精神病之發生「正性相關」(Positively related)。今天香港政府保安局轄下仍有「禁毒處」(Narcotics Division)，

「Narcotics」既是「麻醉藥物」，又可以譯作「毒品」，端視服食的用途而定。中國人都知道的「毒品」，早期多屬「鴉片類藥物」，包括俗稱白粉的「海洛英」(Heroin)和常用麻醉藥「嗎啡」(Morphine)等。

許多年前某一日，筆者忽然驚覺「吸毒」這回事又換了個新名，叫「濫用藥物」(Drugs abuse)。當中的藥物多指「精神科藥物」(Psychoactive drugs)。然後又擴充為「物質濫用」(Substances abuse)，因為酗酒、抽煙等常見「不良習慣」都被「收歸旗下」。還有全無藥用價值的「天拿水」都有「吸毒」的效果。「天拿水」是「Thinner」的音譯，泛指稀釋液，多為有機溶劑(Organic solvent)。吸毒者缺錢時或會「飢不擇食」，直接用鼻吸入揮發性強的「天拿水」……以上各種「毒品物質」用後都可以達至同一效果，就是「幻覺」。人在幻覺中，或可以暫時忘卻了現實人生的種種不如意。這每每是吸毒者選擇吸毒的一大主因！

然後再有「娛樂性用藥」(Recreational use of drugs)的「美名」代替老套的「吸毒」！

先前談過有「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很擔心「舊有名堂」會讓「濫藥者」或「精神病患者」不高興。筆者卻要指出，街坊會同情和體諒「身不由己」的精神病患者，但是純粹因「濫藥」而導致患病的，大家就會對他們有更嚴格的要求了，包括強制戒毒等等。



人生憑闖處 童心

灣區升明月

與其說這是一場視覺和聽覺的盛宴，不如說這是一次激盪人心的懷舊之旅、繼往開來的啟程之旅。從來沒有想過，會在同一台晚會裏，現場聆聽如此多的明星演唱那那麼富有年代感的歌曲：從孩提時代流行於大江南北的《萬里長城永不倒》、《上海灘》、《風的季節》、《明月千里共相思》，再到中學時代勵志青春的《我是一隻小小鳥》、《紅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可愛的香港、溫潤的香港、人文暖意盎然的香港，終於走出疫情的陰霾，用一種更加富有內涵、更加具有進取意志的方式，迎接又一個回歸祖國紀念日的到來。這台晚會，恰逢其時，點燃了幾代香港人的青春熱情，提振了漫漫香江的城市士氣。

看着徐小鳳、趙雅芝、溫拿樂隊這些幾代香港人心中的明星偶像傾情獻唱；看着成龍、劉德華在鼓樂聲中依然活力不減；看着來自中國內地、台灣、澳門的影視人激情四射，我在想：為什麼這麼多明星願意同時出席這樣一台晚會？這背後，應該是國家對香港的關心、關注和關愛，應該是香港在舉世矚目的發展進程中，牽動着各界的心，讓人們放不下對香港的愛與牽掛。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香港，在《灣區升明月》

的一首又一首曲目中，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喜愛的那個香港味道。繁華熱鬧的東方之珠，依然光輝燦爛，星光熠熠。

我尤其感動的是，雖然名稱是電影音樂晚會，但晚會並沒有停留於電影和音樂，而是在表達大灣區文化底蘊和特色的同時，更帶出科技創新，帶出走向世界，從而提升了整台晚會的品味。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也參加了圓桌互動。在香港故宮館開幕一周年之際，已有120萬觀眾打卡香港故宮館。我的學生從網上看到直播至此，興奮地發來信息：「老師，吳志華館長曾為我們的參觀做過親身講解！」我不禁想起去年秋天，我帶學生去香港故宮館參觀時，偶遇吳志華教授，他耐心地與素不相識的中學生互動，舉手投足間，大家風趣盡顯。



◆作者帶學生在香港故宮館開展研學活動，圖中為吳志華館長。 作者供圖

老照珍藏 記錄變化



心窗常開 潘金英

人生60多年，老照片見證生命中的美好印記，棄之可惜，點算大半生照片，卻是無處放，散亂難整理。良人就指着我那高高堆在一起的相片，說遲早入垃圾堆！這話聽來悲涼，更讓我耿耿於懷！

我想，打卡拍照成新潮玩意，但有自動刪除功能，相片的宿命正如此？但老照片確見證了人生多年中的美好印記，飽含了我與文學的緣分；恕我難以斷捨離，它們都是我心中值得關注的寶物。昔日旅行出遊不易，無論乘車坐船或飛機；皆愉快，一部小相機在手，強勢過人，想照遍大江南北，或轉手曬成相冊，約同飲茶分享。正因昔日潮流如此，從上大學開始，一本本攢起來的3R相片小冊，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長，經歷的事情愈來愈多，相冊數量日積月累也逐漸增多，經年復年已是囤積不少，甚至是滿倉狀態。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大部分相片不過都是些平凡無奇的旅行風光，但是相中人內心：總另有感慨……感到日子在成功和挫折間起起落落，竟不覺已漫長度過大半生，青春何其短暫……如今手機拍新照太容易，有時看過的相片，隨手清除了也就捨棄了。

老照片陪了我幾十年了，我的青春時光在老照片上，照片記錄了時間、容顏、家庭的變化，留住精彩瞬間；每欲打丟棄處理，往往下不了手……老照片好像是插在生命的大書裏的漂亮書籤，一翻開，瞬間便到了那個本以為忘卻了的人生光境、良辰美景，那些特殊的具深意的場合，那些喚起我某種回憶、特別時刻的雪泥鴻爪，牽我心緒。時光經年，久遠卻不封塵，依舊清晰標示着我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來來往往、大大小小而忘不了的紀念……

時移世易，生活逆轉。難料到如今見工面試，要拍片自薦。相片會說故事呀，每幀舊照片的背後，都是生命中私家珍藏的記憶，如果是名人(如梅艷芳)，更可作為社會一代人的記憶，看相如見當年人、當時情，故我認爲舊照片既令人「珍」惜，且實在是「寶」藏，在人心中有捨不得之深情感，顯得重要而富真意了啊。

回顧這些老照片，確是我心中的珍藏。它記錄人生的變化，留住生命中美好的瞬間；此時此地是情緣未盡，命不該絕；絮語喃喃，我盼望子女在我仙遊時，如老照片不值得保留，屆時任由它陪同我葬身火堆中化灰、灰飛煙滅吧！



◆珍藏的舊照。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真心唔識的醫生

陪朋友到公立醫院某專科覆診，遇到一位十分年輕的醫生，有着新一代的慧黠，令人啼笑皆非，也反映出香港公立醫院目前的情況。

公立醫院經常轉換不同的醫生看症，今次推門所見，是位年紀輕輕的男醫生，看來離開校門不久。朋友覆述他一直以來的困擾，醫生感到有點為難，見他自然地拿起手機在搜查資料，我們互望有點傻了眼。

其實醫生在病人面前以手機查找資料，我也不是首見。曾在一家醫院陪家人看專科，見過兩位年輕的醫生也有同樣的動作，做來又是那麼自然。心想醫學博大精深，難以把所有學識全放到腦袋中，不懂的，願意即時去查找資訊較什麼都不做的好，目的也是為了幫助病人。當然醫生在病人面前翻尋資料，病人在心理上難免受到打擊，不過看來這按手機找資料的動作，是新一代的習慣，對於他們是自然不過的事。

回說那看症的醫生，查過資料後便

問病人：「你認為應該怎樣醫治？」這話問了兩次，朋友無奈地說：「醫生，我懂得自醫就不會坐在這裏了。」隨後，他以另一角度去問：「其他醫生提議怎樣去醫治？」朋友回答：「沒有人提議。」

糾結了好一段時間，這醫生突然說：「真心唔識！」好一句真心話，令我們目瞪口呆，像對着個鄰家小男孩，但面前這一位是救死扶傷的專科醫生啊！還有大批人輪候經年等他治病！

他之後到了隔壁請教鄰房的醫生，看來態度是積極的，但似乎沒能獲得什麼幫助。之後朋友說他少年時曾患過「胃下垂」，未知是否有影響，該醫生即時的反應是：「胃下垂？未聽過！」於是又在手機上按查，幸好他懂中文。如是者病人說什麼症狀，他便查什麼，名副其實地面對實體醫生的手機斷症。最後他答允轉介到其他專科。

看來公立醫院醫生青黃不接情況嚴重，招攬人才實在刻不容緩了，這關係到市民的健康和性命安全。



百家廊 黃學隆

雪中送炭最是溫暖我的心

雪中送炭最是溫暖我的瞬間，記憶深處那次隔着海峽的台胞，隔着太平洋的新加坡的僑胞，在我們家最困難的時候給到了我們家的幫助，無疑就是最溫暖我的瞬間。

我親歷了這樣的事情：1996年8月8日凌晨，那是我永遠忘不了的時刻。當時我正好初中畢業，趕到農忙的時候在家裏幫忙收割稻子、曬穀子，實在太忙了，也實在太累了。當晚我在我家裏的老房子休息，父母親在自己新蓋的房子裏面休息。一場突如其來的山洪水把我們村瞬間變成一個水中澤國，村裏百分之八十的房子被沖垮了，父母親冒着一片漆黑，深一腳、淺一腳地跑到了我們休息的房間，抱着我和弟弟痛哭。我和弟弟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一向堅強的父親爲何痛哭流淚了。

詢問中我才了解到父母親辛苦建立起來的房子，在晚上的大洪水中一瞬間被沖垮了。我們全家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辛苦收割的糧食也被水沖跑了，全家人的吃住成了父母親最大的難題。父母親慌了頭腦，真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我們幼小的心靈真無法承擔起對父母的慰藉。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學業應該終止了，我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我也即將成人，我該爲父母親分擔一點責任了。我心裏如是想，此時的我實在是無助的，更是迷茫的，我放棄學業又能爲父母親解決什麼？

連續3天全家人都在悲痛迷茫中度過，父母親成天徘徊在舊房子的廢墟上，期待着在上面能找到曾經擁有的東西。這幾天我們全家的生活都靠鄰居舍沒有受災鄰居的接濟。這個年代鄰居們的生活也還只是滿足全家的溫飽，這樣的生活，什麼時候才是頭呢？全家人都在思考着，是那樣的

無助……

水火無情人有情，感謝上蒼讓我們生活在這個充滿愛的國度，受災的第4天，我們收到了第一份的感動。遠在40幾公里外縣城工作的舅舅，因公路到處塌方幾度換乘班車，再徒步行走15公里，花了近一天的時間，帶來了我們災後第一個外界的問候。通過舅舅我們還了解到武警叔叔已經在鎮區開展了救災，很快也會有救災工作組進駐我們村裏，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

受災第5天政府救災工作組終於進駐了村裏，村外的消息一個個傳了進來。周圍的村莊大部分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受災，損失巨大。政府救災工作和災後重建工作壓力很大，動員大家行動起來生產自救。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再次覺得無助，但又不得不準備着下一步的生活。父親一塊自留地一塊自留地地看過去，決定着先修復哪塊地，計劃着什麼時候開始修復；母親一塊菜地一塊菜地地看過去，計劃着怎麼再種點瓜果蔬菜；我和哥哥、弟弟則按着父親的吩咐，繼續着刨土的動作，以求在房子的廢墟中找回一些家庭生活用具和農具。

受災第7天我們家所剩的糧食已經很少，父母親開始要我們縮減糧食開支，每頓都只維持半飽的狀態，還好當時年幼的弟弟也很懂事，從不餓而哭鼻子。就這樣全家人還是再次覺得無助，就當這時，救災工作組通知我們可以自行到鎮上接收救災糧。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全家人異常開心，政府並沒有拋棄我們！生活還可繼續！接下來的日子，父母親還是繼續着生產自救的事情，就由我三五天步行到鎮上一趟，挑回家裏一周的口糧。這樣的日子雖然很苦，但至少還有活下去的希望。感謝偉大的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的救災，我們非常感恩，但那本就是人民政府的職責，我們可以理解。

在整個救災日子中，最讓我暖心的是在遠在對岸的台灣慈濟總會，在我們救災最困難的第35天，進駐到了我們鎮上，他們隨行安排了救災人員和大批救災物資，看到災區民眾生活和生產自救艱難，最終對我們當地政府承諾承擔我們後半年半的糧食。在幾次的救災物資發放過程中，我偶有聽到一些人議論，米不好吃，過陳；衣服不好穿，感覺都是舊衣服；棉被不是新棉等等對救災物品挑三揀四的不當言行，我都曾好意勸阻。偶有傳入慈濟總會救災工作人員耳中，他們都會耐心解釋。我滿是疑問地問他們的工作人員，我們不親非故，你們因何對我們那麼好？對方回我，因為我們是同胞。此後他們果然說到做到，由於政府的資助和台灣慈濟總會的救援，我們全家度過了那段最困難的半年，實現了生產自救。

再一次讓我暖心的是遠在新加坡的表叔，聽說我家受災，家裏失去了生活的來源，還要忙着生產自救，本是學齡期的我們兄弟將要輟學的時候，加急從新加坡發來電報，叫我父親讓我們兄弟繼續學業，並轉來300元新加坡幣。父親靠這筆錢艱辛地讓我們兄弟最終完成了初中的學業，我還有幸讀完大學專科。至今想來，老家與我同齡的夥伴為何有那麼多小學畢業就踏入社會打拚的，多數都是因為這場天災惹的禍。再想想如果當時不是新加坡表叔的熱心幫助，我哪來的大專畢業？想到這些我至今還會眼圈發紅。

在這整個救災過程中，鄰居的救助是及時雨，政府救助是最堅強的後盾，我們慶幸活在這樣一個政府有擔當、人民有情懷的國度。遠在海峽對岸的台胞，遠在太平洋邊上的新加坡親人們的雪中送炭，卻是最暖心的。何以致此，我想就像台灣慈濟總會工作人員所說：「我們是同胞！」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特種兵式旅遊

香港前幾日突傳好消息，從7月1日起，高鐵通到了成都。在小狸念頭尚處混沌的時候，以「讀心術」著稱的某社交平台已先行一步開始向小狸連環推送以成都爲首的內地各網紅城市的旅遊帖。很快地，一個高頻出現的網絡新詞成功吸引了小狸注意——特種兵式旅遊。

頭幾次看到「特種兵」的時候，因為是陌生的城市，小狸還領悟不太到，直到連鄉北京版「特種兵」出現，小狸才終於頓悟——帖文中的主角坐標河南鄭州，下午6點下班，晚上9點直接上了火車，車上睡一覺，凌晨5點抵達北京。從凌晨5點到下午6點半這13個半小時裏，他們陸續打卡了天安門、前門、北海公園、鼓樓、南鑼鼓巷以及天壇公園足足6個景點同時還包括了往返火車站。下午6點半，他們開始返程，凌晨2點到鄭州，回家睡一覺，7點半又爬起來去上班了。30小時往返1,300公里，6個景點大概是靠步行連接的——然而並不是因為近，而是因為位置特殊不容易打車，不適合打車，甚至不允許打車。所以，「特種兵式旅遊」，約等於急行軍，「打卡」是其核心操作，按照社交媒體上的網紅景點、網紅店鋪攻略「看了，吃了，喝了，買了，走人」。

對於在北海公園從來都是「讓我們蕩起雙槳」且一蕩蕩半天；或者從天壇東門慢慢晃到南門且必須以南門湖肉搓一頓爲目的地的小狸來

說：「特種兵們的急行軍式玩法確實是看得一頭霧水。」然而，帖子下面的留言區卻顯示，「特種兵式旅遊」確實正在內地年輕人當中風行。「我也是」的回覆多得數不過來，一天步行四五萬步的大有人在。

那麼問題自然就來了：為什麼？

「特種兵式」旅遊存在且幾乎只存在於年輕人當中，包括學生和年輕社會人。他們有着共同的特點：要麼課業繁重，要麼社畜996，「沒時間」是他們的第一個共同標籤。經濟不景氣、就業困難波及整個社會，「沒錢」成爲他們第二個共同特徵。而年輕、精力旺盛、對外界充滿好奇則是他們的第三個共性，加上3年疫情的壓抑，讓他們無論如何也想要「去旅行」，而且是「報復式旅行」。也所以，物美價廉的溜博燒烤瞬間爆火了，而「時間不夠，體力來湊；荷包不鼓，夜車來補」的「特種兵式」旅遊也只不过是另一種形式的溜博燒烤。

與其說是旅遊，不如說是年輕人的一種宣洩和暫時逃離。為了透這口氣，累到癱倒也可以。

只不過，這種透氣式的極端旅行方式確實很難延續，很多在五一體驗過「特種兵」的年輕人事後紛紛發帖談感受——確實太辛苦了，即使是朋克也會累趴下。

也於是，繼「特種兵式」旅行風潮之後，年輕人中又飛速地誕生了另一個形態的旅行方式。至於是什麼？且聽小狸下回分解。

(當代年輕人打開旅遊的方式之上)



信而有征 劉征

除非……

在看名人傳記的時候，經常看到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雷同情節：某日，此君前去拜會另一個人，兩人秉燭夜談，至此結下了永恆的友誼。然而要做到這一點，是需要用一種句式的，即「除非……」。在這種句式當中，一方需要滔滔不絕地說出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同時，他還得飛快地在腦中自我否定，並在不久之後，他將用「除非……」這個句式開啟一段反思。一旦這個談者秉承着這樣開放的談話方式，這命題的存在就不再是爲了強調命題，而是爲了以合理的方式逃脫命題。

就好像我們經常親身感受到的那樣，在一次談話當中，一方先把一切存在的、不可改變的事物描述一遍之後，當聽者感到塵埃落定，並生出或平靜或索然的情緒時，言說者忽然說，「除非……」

我們一下子驚醒了，這談話出現了轉機！在先前大量無可辯駁的描述當中，我幾乎就要相信對方說的全是真理了。可是，這位坐在我面前的人卻给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儘管，這個可能性還沒有被道出，但他僅需要從口中說出這

兩個字，就足以讓我對先所說的一切產生懷疑。倘若隨之而來的言語又符合邏輯的話，前面的一切幾乎就要煙消雲散了。而要達到這種談話效果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因為它不像建立一套體系那樣複雜，它更簡單，僅需聰明才智和洞見就可做到，即便這種洞見不甚高明也無妨。它接在一大段複雜的結構之後，讓我們耳目一新。甚至於，前面的一切還爲這後半段建立起一個靶子，接下來的談話一下子有了目標。很多時候，這種對話的功利主義鼓動着談興。

當然，一種叫做「除非……」的批評可以成爲最好的東西，那就是它爲之前所批評的對象提供出一個值得反思的入口，指出了一種嚴密性當中的不嚴密之處，一旦當我們把這當成是建議，並看其是否能夠轉變爲一種整體複雜性當中的元素，那個例外就不再是例外，而是一種貢獻。

只需要一個條件，即原初的那段陳述，在它被指出其錯誤之處的時候需得判定這個例外是一個本質問題還是僅屬個案。若是前者，就得在機制上討論它，若是後者，解決此事便好。

除非……

舉個例子，老人跌倒訛詐的新聞。很多時候，這件事被看成是個案，實則不然。在這個新聞當中，我們要討論什麼呢？是要執着於幫扶的善選是要表達不幫扶的合理性，似乎都可以。尤其在凡事都喜歡尋找理由的當下，理由是怎麼都可以找到的。就好比《局外人》，連殺人都有理由，這個理由聽起來甚至有些荒謬——太陽太晃眼了，讓我昏了頭。然而這樣的討論沒有意義，老人訛詐的癥結不在於去拷問人性，因爲人性經不起考驗。這件事的癥結在於醫保問題。訛詐的老人十之八九沒有醫保。所以老人訛詐屬於社會機制問題，需要討論保險體系。於是，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可就複雜了，它涉及人口年齡比例、財政政策導向、國民經濟狀況等等。每一個問題都包含無數種「除非」。這也因此成爲永不停歇的話題。而對於社會機制的討論愈深入，受益的人也就愈多。所以老人訛詐不是一個個案，背後有一個本質。

那些試圖一出事就往規矩裏加東西的人，總喜歡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最後卻發現他不過是裝在套子裏的人罷了。